

我和母亲聊月湖



摄于月湖边的浙江省立四中（即后来的宁波中学）内，时间是1924年前后。左一是作者的小叔公龚古怀（奉化籍革命烈士）。

乡愁

裘七曜

2021年夏天，母亲摔伤后脑部受伤，病恹恹的，时常坐在门口望着天边的云彩发呆。我去乡村陪伴老母亲，端茶倒水，没话找话。

我说：“妈，你有80年没有去宁波城里了吧？你还记得小时候在月湖边的家吗？”母亲没吭声，表情凝重，依然抬头望着天空中一条孤独的白线——它像一支穿云箭，射在母亲的心坎里，让母亲穿越时光，又回到了快乐无忧、天真烂漫的童年岁月。

母亲的娘家在宁波月湖附近一个叫王家居宅的地方。以前，母亲总是对我说：“那时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，你的外公穿着长衫，戴着礼帽，自行车骑得飞快。而我呢，坐在后车架上，搂着你外公的腰，你的大舅和小舅在后面喊着追逐。我们一家人在月湖边过得多快乐啊！”

这是一幅穿过岁月和风尘的恒久的人间温馨图。母亲总是唠叨着难以忘怀。

母亲又说，美好的时光总

母亲语言清晰，有条不紊，我心里踏实了许多。而我的思绪又回到了往昔……

1981年，我13岁。那年冬天，父亲去宁波城里开会，我吵闹着也要跟去。父亲不同意，这时候母亲发话了。她对父亲说：“带上你儿子吧，我都30年没有回去了，让他去月湖边走走，顺便看看我小时候住过的家还在不在，给他早已不在人世的外公叩几个响头。”

既然母亲发了话，父亲也只能默认。

到了月湖边，父亲带我四处寻觅：恍惚的老房子，屋檐下有缩着双手晒太阳的老人，慈祥的笑容……似曾相识却又不识。而我的心底，却有一股暖意，因为那是外公、外婆和母亲、舅舅一家人生活过的地方。

1991年，我已经参加了工作。那年春天，我准备带学生去月湖，正当我们坐上车即将出发的时候，母亲赶过来。母亲说她也想去“春游”，想去月湖边看看自己住过的家。可我，嫌母亲衣服穿得土气，嫌母亲跟着我会被同事“偷笑”，为了所谓的面子，我“冷酷”地拒绝了母亲。

当我回家时，母亲又问：“月湖美吗？我小时候住过的房子还在吗？”

我对母亲说：“城市变化日新月异，那个房子没有时间去，估计也找不到了。但月湖越来越美丽，湖水像你小时候清澈的眼睛。”

母亲被我逗笑了，她揉了揉眼睛，理了理头发，羞涩着，宛如回到了小时候。那年，母亲56岁。

2009年，父亲病故后，我在家里待了两年。2011年，我决定去宁波城里工作。

母亲问：“你工作的地方在哪里啊？”

当我告诉母亲就在月湖附近时，她兴奋着，激动着。母亲说，月湖好啊，那是一个好地方。

工作不忙的时候，我爱去月湖边溜达。我曾在飞檐翘角的宝

奎巷凝神，寻觅往昔的线索；我曾在临湖而建的贺秘监祠长坐，掩卷深思……我可以一梦千里，穿越过往和文人墨客隔着时空会晤：唐代的贺知章、北宋的王安石、南宋的史浩、明末清初的万斯同……他们乘风而来，神采俊逸。而我，置身其间，在觥筹交错间看高士徘徊、美女婀娜……

我偶尔回乡下，母亲总是问：月湖变化大吗？工作顺利吗？

我说以前是小宁波，现在是“港通天下”的大宁波了。现在的月湖越来越有味道了，月湖边有天一文苑艺术馆，有清真寺、银台第，还有院士林……我语速飞快，滔滔不绝。

母亲糊涂了。她问：什么叫院士林？我笑着告诉母亲，月湖边的一块空地里，栽种了许多高大挺直的银杏树，每棵树上挂一个牌子，写上院士的尊姓大名，让游人“高山仰止，景行行止”。母亲又问：院士是什么？我忍俊不禁，说院士就是科学家，宁波人是最聪明的，所以科学家特别多。这下，母亲明白了。

有时，母亲会跟我说，晚上又梦见月湖了，又回到了从前。我偷偷地笑了。月湖，就是母亲魂牵梦绕的故乡……“等我身体好了，我得去看看月湖。再不去，就没有机会了。”母亲突然扭头看着我，带着一种很坚定的眼神。

我立马站起来，对母亲说：“妈，你先把身体养好，等你好了，我陪你去月湖看看。”

在宁波，在月湖。母亲微笑着喃喃自语：月湖的变化真大！你们这一代人真幸运！

是，我的母亲已经70多年没有出过远门，她长久生活在那个三面环山、一面临海的偏僻小渔村。她爱坐在家门口，把自己最美好的愿望托付给悠悠的白云……当母亲回到她的出生之地，怎能不由衷感慨呢。

其实，母亲的感慨也是我的感慨，更是千千万万普通老百姓的感慨。我们都在平凡的岗位上奋斗着、努力着，始终心怀梦想。

记忆在电波里流转

慢时光

潘玉毅

“你有多久没听过收音机了？”有一天，当朋友这样问我的时候，我一时竟没回过神来，因为确实已经很久没有听了。

记得小时候，对于生长在农村的人来说，收音机是一件奢侈品。说它是奢侈品，因为它并不多见。而且那时候的收音机是收录一体的，可以搜电台，也可以放磁带，体态庞大，携带起来极为不便，机身上按钮很多，用起来着实有些繁琐。小时候我家里就有这样一台收音机，但我一直不敢动它，生怕摆弄坏了，被父母责备。我哥则不同，他是家里有名的机器拆卸大师，虽则每次拆下来再装上去的时候总会多出几个零件，但这并不妨碍他膨胀的好奇心。于是，至今那些老带子里还留着哥哥唱“鞋儿破，帽儿破”的声音。

与收音机相比，那时候广播更普遍一些。广播的播放时间不长，早间段的时间我已忘了，中午从10点半到12点半，只有两个小时。下午则是4点半到6点半。大多数时候播放新闻，偶尔也会播放戏曲或评书。那时，农村里可供游戏的的东西不多，年长一点的人多半喜欢看戏或者听戏，我的外公、外婆便是如此。耳濡目染之下，母亲打小对戏曲情有独钟。听外婆说，母亲年轻的时候特别聪明，只需听一遍广播里的戏文，便能哼出个八九分来。遗憾的是，我并没有遗传母亲的这种天赋。

待我上了小学，上学放学的路上会经过一座山，山坡上有一根电杆，电杆上绑着一个喇叭，每天都会定时广播。我打山脚下经过的时候，通常是广告时间，其中有一条广告的最后一句是“总经理潘玉毅”（音译）。这个总经理居然与我同名，太不可思议了。想来同学们也常听，课间没事做的时候，偶尔以此来笑话我。在质朴的农村人眼里，总经理俨然是了不得的人物了。

到了读初中的时候，收音机已经颇为流行。彼时的收音机也不再像先前那般笨重，大小与手掌相仿，可以放在裤袋里、书包里，也可以挂在自行车上，携带方便。因为语文课和英语课有听力练习，所以每个学生手里都有一台收音机。初三那年住校，手

了晚自习，我们在睡前都会听一会儿节目，但又怕巡夜的老师知道，就戴上耳机，听情感故事、笑话、相声……常常听着听着就睡着了。有时为了一个喜欢的节目，我们会特地设一下闹钟，凌晨两三点爬起来打开收音机，直到听完才睡。冬日天冷，打开收音机就紧紧被子，像小虾米一样蜷曲着。听完再伸出手关掉，与对铺的同学交流一下节目的心得。

收音机真是一个神奇的东西，它虽没有嘴巴，但是比有嘴巴的人还会讲，讲得还要好。那个时候，如果收音机坏了，我们一般会送去修理店。修理店常常兼有租书业务，于是等师傅修理收音机的空隙，我们会拿本书翻看两眼。

后来，有了电视，有了电脑，有了手机，我们就很少再听收音机了，毕竟听觉的感受总不如视听来得丰富。即便听，也不会专门去买一台收音机，而是在电脑上输入网址或者在手机上下个软件，想听什么节目就可以听什么节目，方便又省事。大学四年间，我时常在线收听浙江的电台频道。我大学是在西安读的，离家有千里之遥，在这里，难得碰到几个同乡，所以也就阔别了乡音。唯有当电波里熟悉的乡音响起时，才感到千里外的家乡仿佛就在咫尺。然而，这样的听法总觉得少了一些什么。最终，我还是去旧书店淘了一个收音机来。

毕业后，工作忙碌，收音机听得更少了。有一回整理旧物，我发现收音机里头的电池生锈了，心里好一阵感慨。

如今，收音机于我而言更多的是一件可堪怀念的物品，是一种亲情的寄托。我从小在外婆家长大，外婆年轻时操劳过度，到了六十来岁的时候视力急剧下降，几乎看不清东西。于是，我用零花钱给她买了一台收音机，既当闹钟使，又当信息传递员，更重要的是，它可以像一个人那样陪伴在外婆身边，同她逗趣解闷，打发闲暇时间。

自从有了收音机，外婆的心情开朗不少。后来我给母亲也买了一个。几年前，母亲生了一场病，但我每次回家，还是见她在田边地头除草、割菜。我怎么劝她都不听。有了收音机以后，她会花部分精力花在收音机上——尽管这些年母亲已经很少再哼唱戏文，但消磨一下时光，也挺好。

夹在书间的岁月与风景

风物

蔡体宽 文/摄

我在翻旧书的时候，翻出一张“书签”。说是书签，其实是一张汽车票。这张车票纸质厚实，此路记车票上内容：宁波地区运输公司客票；宁波东至天童；票价0.60元；10：45开车。仔细辨识，用蓝印章印着的日期为：1977年3月28日。我用一根淡红色的线穿在车票上，夹于书间。还有其他几张类似的所谓书签，如宁波东到宝幢、育王、邱隘和盛垫。有一段时期，我在豫西靠近潼关那里工作，常常翻看“车票书签”，思念故乡。

夹这几张车票的几本书，亦值得一提，距今也有40余年了吧。那时返沪探亲，经常去福州路上的古书店，见店堂中间放一长条桌，桌上堆满了书。下有柜，旁一中年店员，长脸，穿灰色中山装。我问《薛文清公读书录》有没有。他朝我打量后，弯下身去拉开柜门，拿出两本。一册上贴票签，标为两册一角五分，《闲中今古录摘抄·县简琐探抄抄》，价为六分。相隔一年，再去那书店里买来《东谷赘言》和《拟连珠篇·演连珠篇》，每本价四分。这些书收录于商务印书馆发行的“古籍丛书集成”，均为原版，书钉已锈烂了，它们都是70多年前印的书。

还有一张天封塔的门券，横条的，比公共汽车票大，纸质极薄，时为1967年4月，票价是“贰分”。记得那时跟了祖父母来甬，一天上午，从潘火桥沿着塘河石板路走到城里，特意去参观大沙泥街的天封塔。另一张“渡轮票”，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，此渡轮是从江夏街江边摆渡到当时的后塘街那里，票价为“叁分”。记得渡轮上售票员的年龄稍大，戴大檐帽，穿港务制

服。这两张票券纸质轻，夹于书中时间久了，不易找寻。

在一本名为《人生的盛宴》的书里，夹着一张“奉化溪口风景管理局”的参观券。此书的扉页上写着“购于宁波鼓楼书店，1987年5月”。那时，我已经调到镇海工作一年多了。周末骑自行车去公园路，穿过鼓楼月洞门，见左首有一家书店，一排木窗敞开。进内，翻书之际看看街景，鼓楼下行人川流不息。书作者为林语堂先生，看上几句，洒脱得很。夜读时，随手将当年4月去奉化溪口的参观券当作书签了。这张参观券上面印有“中旅社、千丈岩、妙高台”三个景点名字，券上彩图如画屏，亭台楼阁山峰瀑布层层叠叠。票价原印有“玖角”，后盖蓝印为“壹元伍角”。参观券背面有以溪口镇为起点的路线图，景点有御书亭、亭下湖、千丈岩、雪窦寺、妙高台、中旅社、三隐潭、徐凫岩和相量岗。票面雅致，能引发游兴。记得当年沪上众多亲友每年春二三月要来宁波我家，我曾多次陪同游览溪口。

另一张阿育王寺的门券，我在门券的背面用红笔记的日期是“1994年4月8日”。券背面印着阿育王寺简介，为繁体字，其中几句文辞甚美：“寺处‘八吉祥六殊胜地’，梵宇琳宫雄杰壮观，峰岭巍峨秀丽迷空，千古法席慧炬长燃。”这样的门券夹在什么样的书里，也是有所选择的，它的归处应在线装书里。门券纸质光滑，夹在清代梁章钜撰的《浪迹续谭》里，相映成趣。

《论语诠释》一书是儿子在宁波读高中时买的，书里夹了一张2006年的铁路宁波站的“站台票”。那时儿子在上海读大学，那年暑假结束由甬返沪，我送他去乘火车时买的站台票。站台票上，蓝天白云下，昔日的宁波站又现眼前。在站台上送行，总要等到火车渐渐远去方才作罢。

许多年过去了，翻到这些曾经使用过的车票、门券，感到往事如昨。



车票、门券、站台票

石浦那个沙塘湾

道考古

毛亚莉 文/摄

从象山石浦渔港北路往东拐再北转，有一座不起眼的小山，山下有个小小的隧道，叫沙塘湾隧道。隧道不长，站在这洞口，能看到对面洞口的亮光。穿过隧道，豁然开朗，跃入眼帘的是一个小小的渔村，民居错落依山而建，如宣纸上的一幅水墨画。这个小渔村，就是沙塘湾。

村里的巷弄长而逼仄，曲曲折折。两侧泛黄的石墙和墙角里，随性生长的青苔、蕨草和藤本植物，透着淡淡的寂寞。行至高处回首，可见这些弯弯曲曲的小径，从各家院落的凤仙花、仙人掌和小青菜的缝隙里蔓延出来，到村口处逐渐汇集成一束，再袅袅娜娜地延伸进隧道口——那是进村最便捷的一条路。

这里的房子“三世同堂”：零星的几栋别墅夹在水泥砖混的平顶屋群里，偏僻处还藏着几座黑瓦石头墙的老房子。老房子长着一院子的野花野草，有的野花草爬上了墙头，爬上了屋顶，在瓦片的缝隙里长得油光嫩绿。听当地的老渔民说，因为需要应对每年的台风，早先的民居以瓦房为主，这些瓦房用大块的石材砌成，并用水泥嵌满石块间的缝隙，非常牢固。后来瓦房逐渐被水泥砖混的平顶屋取代。

未到饭点，已有一股铁锅炖螃蟹的香味不知从哪个窗口飘了出来，在空气中肆意弥漫。当我穿过一条弄堂，绕过一个布满爬山虎的墙角时，恰逢两个老人在用闽南话交流，便以为他们是闽南人。老人微微一笑，沙塘湾的人事变迁在言谈间渐渐现出轮廓……

原来，沙塘湾的渔民大多是闽南人后裔。明代末期，有一批闽南渔民追逐渔汛来到这里，由于当时风急浪高，他们就在这里搭了几间茅草屋，作为暂时的栖身之所。后来，这里宽阔的滩涂、肥美的海产，一次次诱惑着他们来了回，回了又来，就渐渐定居了下来，茅草屋也逐渐被瓦房替代。他们笨路蓝缕，凭着流刺网、延绳钓、撩网、棍网等简陋的渔具在海里蹈风搏浪，四五月捕大黄鱼，七八月捕鲳鱼、鳓鱼，鱼腥裹围的日子咸淡淡淡，辛辛苦酸。到



了明清之际，木帆船取代了小舢板，接着又“进化”成定制网机帆船、尖头船、木帆双拖船、灯光围网船、钓白船……至20世纪80年代，他们驾着大马力钢壳渔轮去远航了，从此翻开了远离海岸线捕捞的新篇章……

海水已缓缓退去，沙滩上留下不少斑驳清浅的水痕以及零星的贝壳。村里年轻一代渔民早已驾着大马力钢壳渔轮到外海去捕捞新的生活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已陆续陆续搬去石浦镇，这使得那些旧式石屋和新砌不过几年的小屋日渐空荡。沙塘湾里只有几个捕鱼归来的老渔民正在清理渔具，被抛上架的湿漉漉的鱼网，抖落了一身的疲惫，在阳光下散发着淡淡的鱼腥。沙塘湾只有几艘适合在近海捕捞的小渔船出入，因为是近海作业，渔船一般跟潮时来回。每次只有在渔船靠岸时，码头上才会有一阵小小的骚动。

一度兴盛的渔村，变成了空落的堤岸，于是政府部门寻思着转型之路。20世纪末，沙塘湾隧道开通，小渔村依托山海资源被列为旅游避暑开发地，附近的萝卜岛、牛栏基岛、铜头山岛都将被开发。在蓬勃发展的旅游业的冲击下，加上海洋渔业资源逐渐衰退，有小部分渔民转产转业，在村里办起了渔家客栈。但为数终归不多，大多数渔民依旧耕海牧渔，执守着渔业的那种平和、自足的生活。

平静的海面上，寂寥的天空下，海鸥来回飞翔，甚是美丽。坐在海边的岬角上眺望远方的大海，眺望暗蓝的海水以及远处微微隆起的鲸鱼脊背一样的海岸线，总能让人感觉特别安静。沙塘湾里的渔民渔船，依旧出海，归航，如大海之水永不停息。